



册府元龟

卷之六百七十七
至九



13
849
223



43
849
223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七

能政

自秦氏罷侯置守漢室之興率循無改垂及中葉品
式備具故有與我共此之嘆而二千石之著治効者
率加褒賞以申勉勵史氏所述循吏為盛焉東京而
下咸可徵也自非厲精為治正身率下遵道德齊禮

之訓以變風美俗推務本明利之術以厚生阜財措
枉而擊強興廉而崇讓先之以條教濟之以仁惠居
之以寬簡輔之以強明又曷能致政治之清夷吏人
之歡愛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斯
仲尼所謂既富而教三年有成者為不誣矣

漢韓延壽為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
疆難治國家嘗為選良二千石延壽在郡數年徙為
東郡太守以黃霸代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
為政
事並見牧
守教化門

黃霸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郡中愈治天子以霸治

行詔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自漢興言

治民吏以霸為首入守京兆尹

趙廣漢為京兆尹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特

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差白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

京兆者莫能及

王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賜爵關內

侯秩中二千石

翟方進為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

有威名再三奏事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

邵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興利戶口增倍賊盜獄訟
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邵父

薛宣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入守左馮翊宣爲吏賞
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

利

愛人而
安和也

馮野王爲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馮翊京師稱其
威信又爲上郡太守

馮遂野王弟也爲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

馮立遂弟也爲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
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

嘉美立更歷五郡所居有迹

後漢宋均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者
老爲禱請旦夕門起居其爲民愛若此

馮豹爲武威太守親事二年河西稱之

杜詩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
善於計畧省愛民役視事七年政化大行

慶鴻爲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曹褒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
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

冗皆還

郭伋爲并州刺史所過問民病苦聘求耆德雄俊設
几杖之禮朝夕與叅政事

謝夷吾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

歐陽歙爲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
魯王興齊武王縝之子爲弘農太守有善政

王堂爲巴郡太守吏民生爲立祠永建中爲魯相政
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郡內稱治

陸康爲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治

陳寵爲廣漢太守西川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訟訟日
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爲腹心訟者日

臧郡中清肅

衛颯爲桂陽太守先是含江澧陽曲江三縣越之故
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
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
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僦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
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
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凡
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
十年郡內清理

宋登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李膺爲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教條明法令恩威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

陳蕃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各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焉

延篤爲左馮翊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叅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二王後有邊延二君

景毅爲益州太守討定叛夷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

以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十

少年未多年也

徐瑒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

公沙穆爲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

史敞爲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

王商益州牧劉焉以爲蜀郡太守有治聲

駱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爲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鬪沸群賊並起陳與比界姦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

稔

魏劉靖爲河南尹散騎嘗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

之心五種別出遠水旱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
蠶麥充備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
孤獨蒙廩賑之實加之以明槩幽微重之以素憲不
撓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
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似碎密終於百
姓便之
司馬朗爲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
杜畿爲河東太守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
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亾
其得人心如此

梁習爲并州刺史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
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
更拜爲真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
者

張旣爲雍州刺史後轉梁州旣臨二州十餘年政惠
著聞

倉慈爲燉煌太守民夷稱其德惠後皇甫隆爲太守
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
爲下興利可以亞之
楊阜爲武都太守會蜀先主取漢中以逼下辯太

州府元帥能政
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上阜威信素著前後
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
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悉欺
蜀馬忠爲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
卹理甚有威惠

王祗爲犍爲太守後有廣漢王離代祗爲太守亦有
美績雖聰明不及祗而文采過之也

吳謝景爲豫章太守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
有顧邵其次卽景

周魴爲都陽太守在郡十三年賞善罰惡威恩並行

吳彥爲交州刺史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
靖

晉鄭袤爲廣平太守以德化爲先善作條教郡中愛
之

司馬芝爲河南尹居官十一年自魏迄今爲河南尹
者莫及芝

劉弘爲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其在
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群下
屬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
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

於十部從事也

劉殷爲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

范晷爲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
鄧攸爲吳郡太守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
興良守

王况爲豫州刺史探尋善政案賈逵已來法制禁令
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

丁紹字叔倫爲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
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
悅其法而從其令

宋劉義欣高祖弟道憐子也爲豫州刺史鎮壽陽于
時土境荒毀人民凋散城敦頽敗盜賊公行義欣綱
維補緝隨宜經理劫盜所經立討誅之境内畏服道
不拾遺城府庫藏並皆完實遂爲盛藩強鎮

孔季恭爲會稽相務存治實勅止浮華翦罰遊惰繇
是寇盜衰止境内肅清

杜慧度爲交州刺史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
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較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
給爲政纖密有如治家繇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
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

王僧虔初監吳郡太守後爲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稱

裴松之爲永嘉太守勤卹百姓吏民便之

陸徽爲益州刺史隱卹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

物殷阜蜀土安悅

阮長之歷東莞武昌臨海太守皆有風政爲後人所

思宋世言善治者咸稱之

吉翰爲益州刺史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

臧質爲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南蠻較尉劉湛還朝

稱爲良守遷寧遠將軍

申恬爲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蒞有績爲太山太守

威惠兼著吏民便之

杜驥爲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

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爲吏民所稱詠

張岱爲益州刺史數年益土安其政

劉損爲義興太守時東土殘饑太祖遣揚州治中沈

演之東入賑卹以損綏撫有方稱爲良守

南齊虞愿宋末爲晉平太守有異政後王秀之爲郡

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

差得無事

安陸王緬爲吳郡太守少時太著風績竟陵王子良
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
能轉郢州刺史
張環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後安陸王
緬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緬問何不事產
而行乞耶荅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
人政嚴故至行乞緬繇是深加嗟賞
傳琰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
太守劉聞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
彰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

梁永陽王敷少有學業仕齊爲隨郡內史招懷遠近
士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及齊明帝謂徐孝嗣曰
學士舊例不改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
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對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
人况止郡境而已帝稱善

長沙王懿爲晉陵太守曾未朞月訟理人和稱爲善
政

襲吳平侯勵爲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豫章內史道
不拾遺男女異路

孔休源爲南郡太守行州府事甚有治績平心決斷

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

衡山縣侯恭爲雍州刺史簡文少與恭遊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勅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德政碑

夏侯詳爲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

王志爲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因相攜詣詳所訟地遂爲開田夏侯亶爲吳興太守有惠政遷司州刺史又爲遷人

所悅服

何敬容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民稱之遷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世稱爲何吳郡後謝舉爲吳郡太守聲跡畧相

比
劉之亨代兄之遴爲南郡太守有異政荆土懷之惡斥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

王瑩爲東陽太守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頻處二郡皆有能名
謝覽爲吳興太守初齊明帝及覽父淪東海徐孝嗣

並爲吳興號稱名守覽皆欲過之

劉潛字孝儀爲臨海太守是時政網疎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布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革

何遠爲宣城太守郡經寇抄盡心綏理復著名迹后爲始興內史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廩庫所過若營家焉

陳王勵爲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勵政績許之

陸子隆爲荊州刺史時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綏集夷夏甚得民和當時號爲稱職三年吏民詣都上表請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

後魏長孫肥道武時爲交州刺史撫綏河南得吏民心威信著於淮泗

張恂爲廣平太守招集離散開建學較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

陳留王虔子崇爲并州刺史有政績

淮南王世遵爲北平將軍定州刺史百姓安之爲幽州刺史性清和推誠化導百姓樂之

臨淮王昌弟孚為冀州刺史勸課農桑境內稱為慈父隣州號曰神君

任城王澄為徐州刺史甚有聲績

任城王雲為冀州刺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

淮陽王孝友為滄州刺史在郡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

元子英為梁州刺史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

安豐王猛子延明為豫州刺史甚有政績

崔寬為鎮西將軍陝城鎮將弘農土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販貿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

之中號為能政

穆羆為汾州刺史前刺史劉升在郡甚有威惠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羆並為表請之羆既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百姓安之

元欣為荊州刺史轉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

張葵為秦州刺史葵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

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

張蒲為相州刺史扶弱抑強進善黜惡教化大行

李韶為冀州刺史清簡愛民甚收名譽後轉定州刺

史二州既連接百姓素聞風德州內大治

陸昕之爲交州刺史尋進號安東將軍治有名績仍除青州刺史在州著寬平大稱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

陸凱爲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爲良吏

源懷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於撫恤劫盜息止流民皆相率來還薛虎子爲徐州刺史孝文曾從容問秘書丞李彪曰卿頗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綏邊布化甚得其和孝文曰朕亦知之

竇瑾爲長安鎮將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在鎮八年

著威惠

李安世爲相州刺史敦勸農桑禁斷淫祀崔挺爲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及散騎嘗侍張彝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彝受使省方探示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吏之名畢元賓爲交州刺史爲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崔亮爲雍州刺史性公清敏于斷決三輔服其德政蘇椿爲武功郡守旣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

裴宣爲司州別駕明敏有器幹總攝州府事無疑滯
遠近稱之

崔休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擲李伯
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頌休德政靈太后善之

張普惠爲東豫州刺史時淮南九戍十三郡猶有梁
氏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
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姦
盜不起民以爲便

竇瑗爲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
後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絜轉中山太守

聲譽甚美爲吏民所懷及北齊神武輔政班曹州郡
誠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勵
北齊永安王浚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
趙郡王子獻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
時年七十留心庶事糾摘姦非勸課農桑接禮名雋
所部大治稱爲良牧
裴讓之爲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
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
歛迹盜賊清靜朞月之期翻然更速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天保中太赦郡先無一囚率群

吏拜詔而已獄內櫓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

封子繪爲鄭州刺史子繪曉達政事長於綏撫歷宰州郡所在安之

房謨爲兗州刺史先是當州兵皆寮佐驅使飢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簡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簡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兗州彭城慕其德化及爲刺史合境欣悅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

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爲勸勵許惇爲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爲畿郡軍國責辦賦歛無准又勲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上下無怨政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閣詔頒天下歷魏尹齊梁二州刺史政並有治聲遷大司農蕭祗字敬式梁武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在梁爲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蒞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袁聿修爲信州刺史卽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爲政清靜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

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詣諸州梁鄭交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又爲博陵太守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之

後周獨孤信爲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寃訟歷年不能決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農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

張軌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功績甚著臨民治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言宰民者多推尚之

楊雄爲洵州刺史俗雜實淪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

夷夏安之

竇熾爲大都督原州刺史抑挫豪右申理幽滯每親巡壟畝勸民耕桑在州十載甚有政績令狐整爲豐州刺史廣布恩威傾身撫綏數月之間化洽州府豐州舊治不居民中賦役叅集勞逸不均整請移居武當詔可其奏獎勵撫導遷者如歸旬月之間城府周備席固之遷也其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之許焉莫不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人吏戀之老幼送整遠近畢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

唐瑾為蔡州刺史歷柘州碭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

梁臺為鄜州刺史性疏通恕已待物至於蒞民處政尤以仁愛為心

韋孝寬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連璧

宇文神舉為并州刺史州既齊氏別都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澆訛豪右之家多為姦猾神舉勵精為

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間遠邇悅服留番為同和郡守先羗降附洮陽共和二郡羗民嘗

越境詣番訟理焉其德化為他界所歸仰如此蔡公

廣時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羗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

韓盛為新平郡守居官清淨嚴而不殘矜恤孤貧抑挫豪右賊盜止息郡境肅然

幽公廣太祖姪孫為梁州總管秦州刺史性明察善綏撫民庶畏而悅之

席固歷豐湖昌三州刺史蒞官之處頗有聲績權景宣為南陽郡守寇盜斂迹民得肄業百姓稱之

立碑頌德

辛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

梁睿爲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

隋豆盧勣仕周爲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

澤流行

于璽爲汴州刺史甚有能名高祖聞而善之優詔褒

揚賜帛百疋後歷邢洛熊州刺史並有惠政

梁彥光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轉相州刺史下車發

摘姦隱有若神明又以德化人吏人感悅畧無爭訟

令狐熙爲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良二千

石闕皇四年高祖幸維陽熙來朝吏人恐其遷悲泣

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及爲汴州刺史

下車禁遊食抑工商人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

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遂令歸本其有滯獄

並決遣之令行禁止高祖聞而嘉之

辛彥之爲隨州刺史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

慕容三藏爲廓州刺史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

勞問又爲和州刺史轉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

柳儉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高祖以儉仁明著稱擢

拜蓬州刺史獄無繫囚遷汴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荆

夷悅服

帝協字欽仁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

河間王弘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

歸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

韋壽字世齡爲嘗毛二州刺史頗有治名

蘇孝慈爲浙州刺史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

李諤爲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牟州

刺史時東山霖潦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

大牙獨無所損

敬肅爲幽州長史遷衛州司馬俱有異績

公孫景茂爲汝南太守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

行又歷伊道淄三州刺史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侯莫陳穎爲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至官大崇恩

信人夷悅服煬帝卽位徵還京師後拜嘗山太守其

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

方所信復拜南海太守

丘和爲代州刺史在郡善撫吏士甚得歡心

宇文弼歷翔代吳三州刺史皆有能名除泉州刺史

薛道衡爲簡較襄州總管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

張滂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

段文振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

房彥謙為郡州司馬時郡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

謙多有異政

柳機為華州刺史歷冀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

賀若誼歷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管俱有能名

柳旦歷羅浙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

柳謩之為肅州刺史轉息州俱有惠政

楊屏為寧都太守歷吳州總管甚有能名

張炤為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為良

千石

長孫平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

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有善稱轉相州

刺史甚有能名

趙賢通為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嘗有疾百姓奔馳爭

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

唐權萬紀武德中為西韓州刺史在州以清幹著稱

韋仁壽武德中為雋州都督府長吏時南寧州內附

高祖

令仁壽簡較南寧都督既聽政於越雋法令清肅人

懷懼悅

張元濟為高陽郡丞時無郡將元濟獨統大郡吏人畏悅

武士護武德末為揚州都督府長史開闢田疇不以刑禮數月之間歌謠載路

李桐客太宗貞觀初累遷通鎮二州刺史所在清平流譽百姓呼為慈父

崔幹歷宋幽二州刺史為下所懷

劉德威為綿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為之立碑

盧祖尚為蔣州刺史轉壽州都督又轉瀛州所在之

職皆稱政理

薛大鼎貞觀中為滄州刺史大鼎與瀛州刺史賈敦

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號鎚脚刺史

黨仁弘為廣州都督有方略所在皆有稱績時有扶

風強實質亦以幹能致位尚書郎刺史議者以仁弘

為羗中之絕實質為巴中之絕繇是歷居藩安

李君球為興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

肅人吏憚之盜賊屏跡高宗頻降書勞勉

尚智周總章中為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

田仁會為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為善政

能政
蔣儼為幽州司馬以善政為巡察使劉祥道所薦擢
為會州刺史改為蒲州刺史蒲州戶口殷劇前後刺
史多不稱職儼下車未幾令行禁止稱為良牧
薛謙光則天時為嘗州刺史先是李嶠等奏人情重
內官輕外職乃命韋嗣立及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
本官簡較刺史其後政績可稱者唯謙光徐州刺史
司馬鍾二人而已
狄仁傑為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
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
境內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既授館召州吏謂
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為久留

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徵為冬官侍郎

薛季昶為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前後京尹無及之者
又為魏陝二州刺史維州長史所在皆以嚴肅為政
楊元琰歷蘄蒲晉魏宣許六州刺史涼梁二郡都督
荆府長史前後九度以清白昇進再降璽書褒美
李濬為潤虢潞三州刺史又拜益州長史劍南節度
所歷皆以誠信待物稱為良吏
姚元之為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為政簡肅人吏立
碑紀德俄除同州刺史
嗣吳王琨歷淄衛宋鄭梁幽六州刺史皆有能名

李傑爲河南尹勤於聽理每有訢別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繇是官無留事人吏愛之

苗晉卿爲安康郡太守歲餘郡中稱理遷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居職三年政化大行

崔隱甫爲太原尹人吏刊石頌其美政後爲東都留守爲政嚴肅甚爲吏人之所憚

崔琳有幹局玄宗開元中歷典數州皆知名

李峴爲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爲金吾將軍遷京兆尹所蒞皆著聲績

第五琦爲朗州刺史甚有能名

王翺自折衝授辰州刺史遷朗州皆有政術

嚴郢爲京兆尹專以文學參朝廷論議前後請減諸色丁匠數千百人號爲稱職

張延賞爲北都副留守河南尹江陵尹成都尹連統四鎮所至稱理其去也皆刻石紀焉

呂誼肅宗上元元年罷相授太子賓客尋爲荊州節度諱初在廟堂無異稱及理江陵三年號爲良牧

蕭復大曆中爲歙州池州刺史以理化著聞遷嘗州刺史

李泌爲澧州杭州刺史並以理行稱

李惠登爲隋州刺史惠登樸素不知學居官無枝葉
率心爲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
二十年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訝
謹其能及于頔爲山東道節度以其績上聞加御史
大夫升其州爲上

閻濟美自婺州刺史爲福建觀察復爲潤州刺史浙
西觀察所至以簡澹爲理兩地之人嘗賦之外不知
其他

令狐彰爲滑州節度使在職風化大行初滑州瘡痍
未復城邑爲墟彰以身勵下一志農戰內簡軍戎外

牧黎庶法令嚴酷人不敢犯數年間田疇大闢庫
充積歲奉王稅及修貢獻未嘗暫闕

李復德宗建中貞元間爲江陵少尹歷容州廣州刺
史曉於政道所在稱理

張萬福貞元中歷典九郡皆有惠愛

于頔爲蘇州刺史護溝瀆整街衢至今頔之

張敬則爲鳳翔尹撫戎理俗人甚便之

穆賡爲虔嘗二州刺史宣州觀察使所蒞皆有政聲
渾鏞太師城第二子性謙謹多與士大夫游歷延鄧
唐等州刺史軍政吏職有可稱者

薛華爲汝州刺史有能名又爲浙江西道觀察使廉
風俗守法度人甚安之

王紹爲武寧軍節度使時承張愔之後兵驕難理紹
修緝軍政人甚安之

武元衡代高崇文爲劍南西川節度使高崇文旣發
城盡載其軍資金帛器幕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
庶事節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

燕戎爲衢湖嘗三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所蒞皆以
政績聞

揚於陵爲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政聲大聞入

拜戶部侍郎

令狐楚爲北都留守兼太原尹楚久在并州練其風
俗因人之利而利之故封內晏然

梁王師範自昭宗龍紀中爲青州節度使十五年甚
有殊政縣令刺史皆奏儒雅之士爲之野無閑田路
無拾遺

高途唐末爲汴宋毫觀察判官僖宗文德初監宋州
軍州事時蝗潦之後編戶初復途克已爲政始定履
畝之稅以抑兼并太祖乃命管内如其制於是賦無
虛額民無逋負公庾實而軍食羨矣改天平宣義兩

府從事

趙昶唐末爲陳州節度使昶以大寇削平之後益留心於政事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景福元年秋陳許將吏耆老錄其功詣闕以聞天子嘉之命文臣撰德政碑植於通衢以旌厥功

趙凝爲襄州節度使作鎮數州甚有成惠
李璉監曹州事曹去京數舍吏民豪猾前後十餘政未有善罷者璉在任暮歲民庶以寧

後唐何瓚唐末代張承業知河東軍府處事明敏胥吏畏其清而服其能好會賓友飲饌精簡談笑婉洽

外踈內密事有所執往復不回

李存賢權泌州刺史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乃於州南五十里據險立柵爲治所已歷十餘年矣存賢至郡乃移復舊郡剗闢荆棘特立廨舍州民完集莊宗嘉之轉簡較司空直拜刺史

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時大兵之後城中士庶饑死者半屬里蕭然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輯三面隣敵軍抄縱橫昭設法枝梧邊鄙不聳

烏震爲深州刺史嘗交儒者以講誦爲樂其性純質

以清直御下河北諸郡獨有政聲

周知裕歷房絳淄三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凡為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嘉之遷安州留後

孫岳明宗天成初為潁州刺史潁久不治賦歛煩碎民不聊生岳至州召屬邑長吏里閭胥史親問疾苦除正條賦率職務外其餘苛賦名目一切罷之潁人以狀上聞加簡較太保後為耀州刺史閔州團練使所至稱治

晉劉遂清初仕後唐天成長興中歷典淄興登三郡

咸有善政

王傳極為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政滋章民甚苦之傳極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虢州為理清靜蒸民愛戴如寧州焉

李承約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蛋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較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墾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思歲後為左衛上將軍

符令謙為趙州刺史下車布政務從安靜廷無訟獄無囚孱養之徒皆贍於已無擾於下不周歲而部內

大理

馮揮為靈州節度使清崗土橋之間皆是氏羌帳族
從來剽掠行旅須發援兵揮加以恩惠質以義信自
是人不帶劍道不拾遺境無寇盜市無游惰獄無枉
撓吏無緇蠹四民道釋咸得其所高祖優詔褒之
劉處讓為相澶衛等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孜孜求
理撫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

周邊蔚初仕晉開運初為亳州防禦使為政清肅臺
民感其惠咸設齋以報之

曰延遇廣順中為兗州防禦使在兗二年為政有闕
人甚安之州民數百詣闕乞立德政碑以頌其美

淮南李嗣京參問

西樞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興利

勸課

興利

昔大禹之叙九功曰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班固
之述循吏曰所居民富蓋夫君子之為政必求所以
冊府元龜終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七十七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七十八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七十八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七十八

人甚安之...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七十八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閣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八

興利 勸課

興利

昔大禹之叙九功曰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班固之述循吏曰所居民富蓋夫君子之為政必求所以利於人而行之也歷代而下賢守接武乃能相其土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七十八

宜以興物役始資乎悅使終啓於善利或導達溝瀆以滋於灌溉或闢除污萊以繁於稼穡築堤塢以備水潦疏河漕以通輸運興鑄冶以贍農器造橋梁以濟徒涉陶瓦覆屋以寧室居鑿山通道以便行旅皆豐功被於萌庶休明載於細簡流風餘烈沒而不朽其古之良二千石者歟

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閘凡數十處

闕所以壅水

以廣溉灌歲歲增加

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

約束

言用之有次第也

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

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州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

後漢文齊廣漢人王奔末益州群夷起兵殺郡守以

齊爲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田千餘頃

鄧晨爲汝南太守興鴻郤陂數千頃田

鴻郤陂名今在豫州汝陽

縣東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晨欲修復其

功聞許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館我大豆享我芋魁及乎覆陂當復昔大禹决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史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便累歲大稔

馬稜為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監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灌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鮑昱為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决壞年費嘗三十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甞饒足溉田倍多人以

殷富

杜詩為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為農器

冶鑄為排以吹炭今激水

以鼓之是也

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

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魯丕為趙相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為人修通漑灌百姓殷富

任延為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

何敞為汝南太守修理銅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銅陽縣屬

汝南郡 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

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

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

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

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任光為丹陽太守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

萬餘口

張堪為漁陽太守於孤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

種以致殷富

張禹為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東觀記曰陂水廣二十里徑且

百里在道西其旁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

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

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

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

舍止大樹下食備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舍草廬千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

穀百萬餘斛

虞詡為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

載僦五致一詔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數十里中皆燒石剪

木開漕船道一云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

稼壞敗營郭詔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折裂因鑿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僦直僱

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

魏劉馥為揚州刺史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

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歷代為利

賈逵為豫州刺史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遇鄢汝造新

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

鄭渾為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滂百姓饑

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過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

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

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

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甞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

鄭陂

徐邈為涼州刺史河右少雨甞苦乏穀邈上修武威

酒泉鹽池以收蘆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

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

馬通供中國之費

牽招為鴈門太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

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
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

晉傅祗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
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
造汎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

張闔爲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闔乃立
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
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工以擅興造免官後
公卿並爲之言曰張闔興陂灌田可謂益國而反被
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闔昔

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
倉廩國之本宜得其才今以闔爲大司農闔陳黜免
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

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修召信臣遺跡激用
渙消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
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

孔愉爲會稽內史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
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

荀羨爲北府都督鎮下邳今臨淮郡縣也起田於東陽之石

鑿公私利之

劉義欣爲豫州刺史鎮壽陽芍陂良田萬餘頃堤塌久壞秋夏嘗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修理有舊溝引淝水坡不治積久樹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繇是得除

劉俊爲武陵內史郡南江古堤久廢不緝俊修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止

宋張邵爲南雍州刺史至襄陽築長圍修立堤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贍

南齊劉懷慰爲齊郡太守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

竟陵王子良爲丹陽尹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過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遣五官殷灞典籤劉增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湯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者辭到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修治塘過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畚就功便可成立帝納之會遷官事寢

梁陳慶之爲都督南北司西豫三州諸軍事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

二年之後倉廩克實高祖每嘉賞之

後魏元萇爲河內太守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
又秋水汎漲年嘗破壞乃爲船路遂廣募宣車從京
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其岸橋濶往來便利近橋諸
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

崔鑒爲徐州刺史於州內銅冶以爲農具兵民獲利
崔挺爲光州刺史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
挺表復鐵官公私有利

沈文秀爲懷州刺史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

崔亮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

人艱阻謂察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况此有異長河
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
可爲浮橋汎長無葦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
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卽以柱爲橋今唯
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
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
橋亮在州讀杜預傳見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
民爲礮

裴延雋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
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

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饑餓延雋謂䟽通舊跡
勢必可成乃表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
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至今賴
之
李愬爲南荊州刺史愬於境內開立陂渠溉稻千餘
頃公私賴之
杜弼行海州事在州奏通陵道并韓信故道又於州
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勅並依行
李繪爲高陽內史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
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

隋盧賁爲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和民渠又派
入溫縣名曰溫澗渠以溉瀉鹹民賴其利

薛胄爲兖州刺史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
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
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
堯渠

趙軌開皇中爲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
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十餘
頃人賴其利
楊尙希爲蒲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堤

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

唐李襲譽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業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旬城塘以溉田八百頃百姓獲其利

長孫操武德中為陝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至今賴之

河間王孝恭為荊州大總管開置屯田創立銅冶百姓利焉

高士廉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秦時李冰守蜀導引汶江創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側者頃直千金富強

之家多相侵奪士廉乃於故渠外別更疏決蜀中大獲其利

裴行方簡較幽州都督引瀘溝水廣開稻田數千頃百姓賴以豐給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聘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衛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獲水災

張儉為朔州刺史廣營屯田歲致數十萬斛邊糧益

饑及遭喪亂儉勸百姓相贍遂免饑餓州境獨安
嗣楚王靈龜爲魏州刺史開永濟渠入新市控引商
旅百姓利之

王峻景龍末爲桂州都督桂州糧饋乏峻始改築羅
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
賴之

李傑爲河南尹先是河汴之交有梁公堰年久堰破
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訓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
就公私深以爲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宋璟爲廣州都督仍爲五府經畧使廣州舊俗皆以
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
復延燒之患夷爰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漑
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因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
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
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
物議紛如緣其忠欵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
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
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
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遍爲

杭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闕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旣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挂籍之地比來召作作主亦量准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准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疋

李栖筠爲常州刺史時寇亂之後旱暵仍歲編戶轉徙廬井半空乃濬河渠導江流以資溉灌是歲大稔流民畢復

李復爲廣州刺史勸導百姓令變茅屋爲瓦舍

杜亞興元中爲淮南觀察使揚州官河填淤漕輓埋塞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街衢造屋行旅擁蔽之亞乃開拓疏啓公私悅賴焉

嗣曹王臯貞元初爲江陵尹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水溢爲浸澤臯始命塞之廣田五十頃悉良畝收一鍾又規江南廢洲爲廬舍江爲二橋流人自占者二千餘戶自荆至樂鄉凡二百餘里旅舍鄉聚凡十數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佻薄舊不鑿井悉汲波澤至夏與牛畜同潦或汲水數

里行旅重困臯乃令合錢作井民以為便

陳孝陽為雋州刺史領二十餘年蠻夷愛之雋州隔
瀘水嘗苦餽餉孝陽設法營田後歲收穀數萬石軍
食之餘又以北餽黎州清溪開鎮軍皆足蜀人至今
謂之餽餉後以老歸成都蠻夷交持之泣涕數百里
方免

李西華貞元中為商州刺史商州西至藍田東至內
鄉七百餘里山岨重沓小遇暴雨則隔絕行旅或露
居糧絕旬日不止則往往偃仆西華上請役功十餘
萬置橋立廬又廻山通偏路以避盛水自是行李不

滯

李景畧貞元中為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鑿感應永
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

于頔為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下有水曰西
湖南朝疏鑿溉田三千頃歲久堙廢頔命設堤塘以
復之歲獲秔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

高瑀元和初為忠武軍節度使比年水旱人民薦饑
瑀召集州民繞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洩既均人
無饑年

孟簡元和中為嘗州刺史簡始到郡開漕古孟瀆長

四十一里得沃壤四千餘頃

李吉甫元和中爲淮南節度使吉甫於高郵縣築堤爲塘溉田數千頃人受其利

韋丹元和中爲江西觀察使江西邑屋皆以草履竹椽嘗多火患及丹到悉以瓦木大革前俗

裴度爲興元觀察使寶曆二年度奏修斜谷路及創造館驛畢自京師氏漢中列郵傳於駱谷久矣而艱難阻險人嘗病之度旣到鎮因訪故老熟其利害遂決請移路於斜谷橋梁館宇克期而就人心大愜李聽爲靈武節度使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將議

屯田詔聽復開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王起太和中代裴度鎮襄陽爲民修淇堰以灌田一境利之

溫造太和申爲河陽節度使修河枋口堰役四萬工溉灌濟源河內溫縣武德武陟五縣百姓田五千餘頃

高璠爲陳許節度使奏修築許州繞城水堤及開渠溝周回一百八十里畢功

高駢咸通末爲安南都護奏開本州海路從之初交趾以北距南滇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

石隱然在於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
畧云人牽財利石限衡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
之計今若稍加疏鑿以導往來自然貨殖貿遷華戎
利涉時有詔聽之駢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
交廣之民至今賴之以濟焉

晉陳暉爲靈州節度使作舟車百數代民轉輸行商
坐賈蠲其征稅勸民播植薄其賦歛蕃漢貿易禁其
欺詆屬郡筦權田課悉復

漢慕容彥超爲磁州刺史地饒水田則西門豹史起
所理漳滏十二磴之遺跡也時以郡邑薦饑溝渠埋
塞彥超日引已之親僕及郡衙散卒出俸錢以給其
食自旦及夕親令開鑿期歲之間民獲其惠及以政
聞於朝遷領軍州百姓遮留於路彥超始以代者未
至營渠不息左右勸而止之彥超曰有未成功處與
成之何頓輟而不終其志也聞者嘉之

勸課

易曰利物以和義書曰厚生以養民班固之述循吏
口所居民富繇漢而下牧守之可紀者曷嘗不以勸
課爲先焉乃有勗之以耕耨勉之以樹藝鑄作乎田
器敦率乎稼政教之以葦畜而祭養無闕訓之以蠶

績而縷帛是供居士者勤身以濟衆在下者知方而
從化弊俗丕革美利敦洽繇是家給人足政平訟治
耻格之風著德讓之道隆管子所謂衣食足知榮辱
者其識治體矣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

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

米鹽言雜而且細

然霸精力能

推行之

龔遂爲渤海太守旣屏盜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

假貧民

假謂給與

選用良吏尉安牧養馬遂見齊俗奢侈

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

一樹榆百本薺五十本葱一畦韭

每一家卽如此種也

家二母

彘五母鷄

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

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

牛賣刀買犢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趨田畝

趨向也

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凌茨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

積

凌茨也茨鷄頭也勞來勸勉也

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邵信臣爲南陽太守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

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

言休息之時皆

有野次稀有安居時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

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示好惡其化大行

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

後漢樊準為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
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畧期年間穀粟豐賤數十
倍

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
嘗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
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克給

樊曄為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
年

茨克為桂陽太守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
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

東觀記載元和中荊州
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

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屨亦苦之否御
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割裂血出燃火燎之春
溫或濃漬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克教人種桑蚕人皆
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屨皆茨克之化也

崔寔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
冬月無衣集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
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經練緼之具以教之民得
以免寒苦

織經織布
者緼枲也

王景為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
而食嘗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
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繇是墾闢倍多境
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嘗禁又訓令蠶織為作

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

劉虞爲幽州牧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嘗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

魏杜畿爲河東太守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鷄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

蘇則爲金城太守時喪亂之後則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繇是歸附者日多

皇甫隆爲燉煌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嘗灌溉滴水

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犁用水及種人牛工力旣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樓犁又教衍漑歲終半計其所省用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禁改之所省復不訾夏侯惇領陳留濟陰太守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大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

顏裴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裴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

車牛裴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
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
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
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治課民
當輪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
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煩吏京兆與馮翊扶
風接界二郡道路旣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
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嘗爲雍州十郡最
王昶爲雒陽興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砍開荒萊勤
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兖州刺史

樊潭爲魏郡太守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榭榆爲
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
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

鄧艾爲汝南太守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
晉王宏字正宗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
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
隸較尉石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

范晷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氏羗蹈籍
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
賴之

劉弘爲荊州刺史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
祖逖爲豫州刺史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已務施不
留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
桓宣爲江夏相鎮襄陽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
畧威儀或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耘獲於隴畝
宋申恬爲青州刺史加督冀州齊地連歲興兵百姓
彫弊恬初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
南齊劉善明爲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
民種榆雜粟遂獲其利

梁徐摘爲新安太守至郡爲治清淨教民禮義勸課
農桑期月之中風俗便改

孫謙爲零陵太守謙爲郡縣嘗勤勸課農桑務盡地
利收入嘗多於隣境

後魏崔寬爲秦州刺史先是河東年饑刦盜大起寬
至修龔遂之法勸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

呂羅漢父溫爲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

杜纂爲清河內史勸督農桑親自簡視勤者賞以物
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

後周郭彥孝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未遵朝憲至於

賦稅違命者多聚散無嘗不營農業彥孝勸以耕稼
罷其遊獵民皆務本家有餘糧亡命之徒咸從賦役
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荊州遞送自彥孝蒞職
倉庾克實無復轉輸之勞善備積蓄
隋公孫景茂爲道州刺史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闕
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
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繇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
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
一家之務

唐竇軌貞觀初爲雒川都督雒陽因隋末喪亂人多
浮僞軌並遣務農各令屬縣有遊手怠惰者皆按之
繇是人吏懾憚風化整肅

蘇幹爲魏州刺史時河北饑饉主吏苛酷百姓多有
流散乃督察姦吏務勸農桑繇是逃散者皆復業
劉晏爲京兆尹奏當府蒿荒地其本戶有能復業請
蠲免三年差科如無復業者請散給居人及客戶并
資蔭家隨例納官稅所畝不荒從之

李融爲鄭州刺史作賦稅法得其條貫無兼并豪奪
之家而農者競勸境內無荒田人到于今賴之
蕭卬爲江西觀察使課百姓墾田人多儲蓄

張仲武爲幽州節度使以邊塞旣寧尤勤撫育每春則勸農及夏親行縣以較其民之稼穡見穉莠不去者必撻之見滋長如雲者必坐於木陰賜酒茗以厚之

梁韓建唐末爲華州刺史建少勤農穡尤加勸課曲盡其能在華數年軍民饒衍

後唐張全義唐末爲河南尹維都自黃巢大亂之後繼之以蔡賊十餘年間寇盜往來都城灰盡無寸椽尺柘滿目荆榛李罕之尹正也唯卽下聚居坊市窮民不滿百戶加以罕之貪殘治民無術流人來者尋復散去及全義爲尹鉏耒披榛招復流庸待之如子每歲農務勸耕之始全義必自立畎畝間諭其耕者賞以酒食政寬事簡吏不敢犯繇是數年之間京畿無閑田民戶數十萬

周知裕明宗朝歷絳州淄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凡爲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嘉之

晉劉審交爲陳州刺史出省風俗見耕夫田器鉏鉏甚薄而拙乃於河北取樣特鑄造以給民

卷之六百五十八

其新山林以水而坐其耕其穀以餘矣

晉德審交為刺也陳史出谷風谷其耕夫田器地

其外軍效體外耕其以食其備精者有如聖時其

風賦報世宗時凱錄其滋其陳史帝其國縣其

無開田又元樓十萬

賞以以食如食專前更不類外經吳魏平之開京

其效其耕其耕之故全美必自立如端開備其耕

其耕去及全美為其地其耕其耕其耕其耕其耕

其耕其耕其耕其耕其耕其耕其耕其耕其耕其耕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九

廉儉

班固有言曰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
化者循吏之道也是知公廉則絕私清儉則寡欲故
能使政平而訟理吏肅而民服焉周禮小宰之職弊
群吏之治者有六皆以廉為本傳曰以約失之者鮮

矣歷代而下居牧守之任以清白著稱者比比有之
是皆以道化人砥名礪節確然有守澀而不緇者也
至若斬馬芻而席羊皮衣祗禡而宿樹下者斯固克
已過差偏下已甚然迹其矯抗亦有所激云

漢何並爲潁川太守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
舍

後漢張堪爲蜀郡太守後遷漁陽光武嘗召見諸郡
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
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
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

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
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第五倫爲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
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賣與民之貧羸者
趙咨爲東海相在官清簡計日受俸豪黨畏其儉節
袁忠爲沛相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

周紆爲渤海太守免歸紆廉潔無資嘗築塹以自給
章帝聞而憐之復以爲郎

楊震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

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
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步行故舊長者
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
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楊秉震之子歷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
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八
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張禹爲下邳相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糲飯飲水而

已

羊陟爲河南尹計日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
京師憚之

李庸爲蜀郡太守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

化

劉虞爲甘陵相緩撫荒餘以蔬儉率下後爲幽州刺
史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
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
財辯或發民財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克調或至
自殺帝以虞清貧特不使之出錢

劉表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

魏楊沛漢建安中代張旣領京兆尹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饑沛病亾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之

梁習再爲并州刺史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司馬朗爲兖州刺史雖在軍旅嘗麗衣惡食儉以率

下

令狐邵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到官省孟康爲弘農太守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卒吏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嘗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停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嘗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所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音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焉

裴潛歷代郡太守沛國相兖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蒹花以自供爲兖州時嘗作一胡牀

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高慎爲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
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畜
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石
遺之不亦可乎

胡威字伯武荊州刺史質之子爲徐州刺史勤於政
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
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
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
遠也初質爲荊州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

自驢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
侶進道旣至見父停廡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
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曰是吾俸祿
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
發請假還家陰資柴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
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
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
其父子清白如此

晉鄭冲自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以儒雅爲德蒞職
無幹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

鄧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關守人多欲之元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其後以疾去職郡嘗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及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旣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嘗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

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自舂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王遜爲上雒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謝尚爲江夏相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疋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

丁潭爲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

孔愉爲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

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賙一不得受
陸納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温因問桓
公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
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復云卿何納曰素不能飲止
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温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
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之時王愨
之刁彘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梓坐客愕然
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
以備杯杓餘瀝温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勅中厨設
精饌酣飲極懽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

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
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
並封以還官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嘗
五椀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
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
謂我謔乎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嘗焉得
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桓嗣爲江州刺史蒞事簡約修所住齋應作版檐嗣
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

宋臨川王義慶為荊州刺史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

劉亮為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不營財貨所得公祿悉以還官明帝嘉之下詔褒美

申恬為青州刺史又督冀州性清約頗處州郡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死之日家無餘財

劉秀之為梁州刺史遷益州秀之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

王鎮之為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儉妻子無以自給乃棄家致喪還上虞日墓畢為子標之求安

復令隨子之官後為廣州刺史宋高祖時為相謂人

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

始至
江秉之為新安太守轉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

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嘗饑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

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

枚及去官留以付庫
阮長之為武昌郡先是郡縣田祿以芒種為耕期此
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

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長之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王琨自延尉出爲廣州刺史先是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賣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復爲延尉加給事中

朱修之爲雍州刺史徵爲左民尚書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南齊王延之初仕宋爲吳郡太守罷郡還家產無所增益後爲江州刺史在州祿俸以外一無所納劉亮仕宋爲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宋明帝下詔褒美

王僧虔爲湘州刺史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丘仲起爲晉平郡守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劉懷慰爲齊郡太守不受請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

若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日且食有餘幸不煩此因
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
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
慰書曰膠東淵化穎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王沈爲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嘗居祿而居處日貧
死之日無宅可憇故吏爲營棺柩

裴昭明爲廣陵太守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
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
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范述曾爲永嘉太守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

褒美微爲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
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

孔琇之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
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

蕭赤斧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

蕭惠基爲涇東武陵內史豫章東陽太守凡歷四郡
無所蓄聚

蕭坦之爲右將軍東昏侯時遣主帥黃文濟領兵圍
坦之宅斂之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
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

處坦之告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簡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死繫尚方

梁庾華仕齊爲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姓凶荒所在穀貴米至數千民多流散華撫循甚有治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及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疋米五十斛

顧憲之初仕齊爲豫章太守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高祖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

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固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授大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

楊公則初仕齊爲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後爲武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及天監初爲湘州刺史四年徵中護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

王僧儒天監初爲南海太守郡嘗有高涼生口及海船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貿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卽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嘗僧儒乃歎

冊元龜 廉儉 卷之六十九
日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
在越裝竝無所取
任昉天監中爲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
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與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
舟止有米五斛旣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
之
傅昭爲成安內史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昭旣
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又爲臨海太守郡有密
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
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餽粟寘絹于

簿下昭笑而還之

裴邃爲梁秦二州太守開創屯田民吏獲安乃相率
餉絹千餘疋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違納
其絹二疋而已

夏侯亶歷爲六郡二州不修產業租賜所得隨散親
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克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
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竝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嘗隔簾
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也

土瞻爲晉陵太守潔已爲政妻子不免饑寒
江革爲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門生故吏

家多東州聞革應至並齎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箱篋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及徵爲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舸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艚偏歇不得安臥或謂革曰船旣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逆輕艚革旣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度域爲懷寧太守罷任還家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克供養

蕭勵爲廣州太守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二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萬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

蔡樽爲吳興太守口不言錢在吳興不飲郡井齊前自種白菟紫茄以爲嘗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伏驅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爲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爲新安太守在郡

消格如永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
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
安新安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

孫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
施蘧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未嘗
有蚊蚋人多異焉

何遠爲武昌太守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
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
取錢者則輦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僞而
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不用銅漆江左多

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

蕭洽爲南徐州治中旣近畿重錘吏數千人前後居
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
子不免饑寒

范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

王勵爲南海太守行廣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
例多貪縱勵獨以清白著聞
王珍國爲桂陽內史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
悠臨濟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歎曰此真可謂良
二千石也

陳孔奐爲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衣襲氈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辨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袍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後魏廣陵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亾日無歛屍具

陸馥爲相州刺史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嘗

侍吏民大歛布帛以遺之馥一皆不受

荀孤爲并州刺史不治產業死之日家無餘財百姓

追思之

劉芳爲青州刺史爲政需緩不能禁止奸盜而廉清寡欲無犯公私

崔挺爲光州刺史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輦造州自稱少魯克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欣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都

韓麒麟爲齊州刺史卒於官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
十疋其清貧如此

沈文秀爲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是時河南富饒
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率守清貧

邢臧爲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
清慎奉法吏人愛之

羊敦爲廣平太守雅性清儉屬歲饑饑家餽未至使
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遂解衣質
米以供之

張恂爲廣平太守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勵唯恂當官

清白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張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子
採樵以自供孝文深嘉其能遷京北太守所在清白
刺史民之欣心焉

臬企爲東雍州刺史性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
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北齊杜弼初行海州事又除膠州刺史儒雅寬恕尤
曉吏職所在清潔爲吏民所懷

祖鴻勳爲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餓時議
高之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居官至清儉武平中爲黎陽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爲兗州刺史武都卽丞相咸陽王世子皇后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已下聚歛絹數千足以遺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外並須出於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

蘇瓊爲南清河太守郡民趙穎曾爲樂陵太守年八十因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穎恃年老苦請便爲留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

至門聞之穎瓜猶在相顧而去

郎基爲潁川郡守性清儉無所營求曾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煩作况重於此乎唯願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後周唐永初仕魏大統初爲東雍州刺史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

孟信魏末爲趙平太守政尚寬和豪權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慰勞乃自出酒以鐵鑊温之素木盤盛蕪菁俎器唯此而已乃以一

冊形元 廉儉
錙與老人俱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純臠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純進之酒盡方別

泉仲遵歷雒荆南維三州刺史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
劉璠為同和郡守先羗除附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羗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

韋瑱為瓜州刺史州通西城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故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畧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

申徽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竇熾為原州刺史州城之北有泉水焉熾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日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寇雋為梁州刺史在州清苦不治產業其子等並徒

步而還吏民送雋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
辛慶之爲荊州刺史率性儉素車馬衣服示不尚華
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
裴俠爲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人知子所食惟菽麥
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魚獵夫三十
人以供郡守俠亦不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旣
積馬遂成群去職之日一無所取

王思政爲荊州刺史都督蘭小歡繕治城塹掘得黃
金二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
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

萬

隋庫狄士文爲具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
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極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
步送還京又嘗入朝遇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
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帝
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帝異之別齋
遺之後爲雍州刺史旣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
繼親賓無贍之者
柳儉爲沔州刺史坐與蜀王秀交通免職及還鄉里
乘弊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

唐李大亮太宗貞觀中爲越州都督在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皆委之麻字

皇甫無逸貞觀中歷同州刺史寧州都督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貿易皆往他州每按郡樵菜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王方慶則天時爲廣州都督地際南海歲有崑崙乘船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獻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

蘇瓌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歲時轉陝州刺史揚州

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玩之產承前長史皆致之數萬惟瓌挺身而退時論服其清潔

朱敬則爲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步從而歸

劉之濟中宗神龍初爲青州長史爲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潛甚稱薦之

李齊物肅宗乾元中歷鳳翔京兆尹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

李勉代宗大曆中爲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簡閱故末年舶至者

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者耆老以爲可
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
宗許之

韓滉德宗貞元初爲潤州節度素持節儉志在奉公
衣裘茵褥十年一易居處陋薄纔蔽風雨弟澗嘗於
故里宅增修廊宇滉自江南至卽命撤去之曰先公
容焉吾輩奉之嘗恐失墜所有推圮葺之則已豈敢
改作以傷儉德

薛萃爲浙西觀察使理身儉薄嘗衣一綠袍十餘年
不易恩加朱紱然後解去筮歷三鎮凡十餘年家無
聲樂俸祿悉以散親族故人子弟

裴玢爲鄆坊節度使憲宗元和三年改興元尹山南
西道節度等使玢武臣爲政以清廉聞衣服飲食同
於士卒故遷授大鎮

孔戣元和末爲廣州刺史戣剛正清儉南海請刺史
俸料之外絕其取索

薛戎爲衢湖嘗三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儉身處約不
務虛名俸入之餘散宗族身歿之後人無譏焉

令狐楚爲宣武軍節度使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
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歸公府繇是汴人愛其

廉徵為戶部尚書

殷洧為桂州觀察使轉江西觀察使皆以廉潔著稱
盧均文宗開成中為廣州節度先是蕃船到府節度
使已下爭以賤估其珍貨均悉不問時人服其潔廉
王龜懿宗咸通中為浙東觀察使凡天下有倉庫羨
餘皆隸於本州名曰賞設庫以備地主之費龜所至
兩州有給于公者則給之或遊客故人皆以已俸而
奉之餘可知矣

晉郭延魯初仕後唐為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歛
貨庶事求理一郡賴焉

高漢筠至廉在襄陽有薛吏嘗課外獻白金二十鎰
漢筠嘆曰非多納魅趨則刻削闐闐吾有正俸此何
用焉因戒其主者不得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
詔嘉之

安元信少帝開運二年為復州防禦使卒元信歷數
任皆名郡也親族嘗謂曰公身俸二千石鬢有白髮
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為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
武畧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人平生
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為愧安有積貨治產欲為
豚犬輩後而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漢武漢球為維州刺史至郡未期以日疾請代乾祐
二年秋卒於京師漢球雖出自行伍然長於撫理嘗
以掇斂為戒民懷其惠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